弘簡錄

弘簡錄卷一百之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刊

宰輔　宋二之八

司馬光 父池子康兄旦孫植從弟里　呂公著 子希哲希純　呂大防 兄大忠
范純仁 子正平　劉摯　蘇頌 父紳

司馬光字君實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征東大將軍陽葬陝州夏縣涑水鄉因家焉曾祖政祖炫父池俱登進士炫終富平令池少以家貲推諸父力學讀書不干仕進識見超卓知劉平好自用少智謀必敗衆以蒲坂運鹽路回遠請開峪口道池謂昔人何乃捨遷就迂殆必有故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盡沒衆乃服寶元慶曆間擢利州路轉運知鳳翔府召知諫院直史館遷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守杭州時稱名臣光生七歲宛如成人與羣兒戲一兒沒入甕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卷至忘飢渴寒暑旣長不喜華侈寳元初及第賜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除奉禮郎求便養通判蘇州俄執内外喪毁瘠如禮服除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葬給鹵簿諫止之夏竦初謚文正論竦不足當此改文莊選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河東西多良田夏人蠶食爲患籍命按視建議築堡募民田作耕衆糴賤漸紓民困已而籍坐郭恩戰沒得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改直秘閣爲開封推官交阯貢異獸目爲麟光言眞僞不可知縱使獲眞亦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却之改判禮部故事日食不滿分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

方見而京師不見此爲陰邪蔽主其災尤甚詔免賀擢同知諫院因對面請建儲退復疏言臣向者披瀝血誠意謂即行今久而未決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不急之務何遽爲之願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遂其私謀耳前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不鑒哉帝大感動令往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立英宗爲皇子堅辭不赴至于旬月光復奏皇子辭不貲之富賢於人甚遠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無不從由是受命進知諫院論背吏喧嘩葦宮悖慢衞士凶逆軍卒詈三司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詔輟朝成服贈諡行册禮葬給鹵簿光言此寵階之僭不可以爲法英宗同太后聽政勸以親近大臣遠絕

羣小。忠厚如王曾。清純如知白。剛正如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很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及議濮王典禮。光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復詔兩制集議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光手藁爲按。既而與宰相意殊。御史六人爭之皆斥光乞留不可請與同貶不報太后還政有司欲聚其供具請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并論曹佾無功不當除使相又奪任守忠官爭王廣淵進秩罷高居簡寄資天下快之又言近者西禍生於押伴高宜北禍起於雄州趙滋往往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勑邊吏疆埸細故勿以矢

刃相加進皆坐非時諒祚方桀驁詔刺陝州義勇軍十餘萬光抗言民情驚擾實不可用琦曰兵貴先聲使敵聞益兵十餘萬豈不震懾光曰此但可欺之目前耳再過旬日彼且熟知其詳矣尚何懼琦又謂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故爲可憂今已降敕榜要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然雖光亦不能無疑琦曰吾在君無憂曰公可長在此乎異日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後皆如所慮擢翰林學士力辭上諭云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如卿兼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上不允曰第如兩漢制誥可也踰月進御史中丞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被事三朝皆以此獻及論張方平參政未叶物望帝不從遷光翰林呂公著封還詔勑上命直付閤門公著奏

光乘職乃爲有言責者蓋其忠也若以勑直付閤門不由門下
特因臣繳封駁之職應治臣罪以正紀綱帝諭曰所以徙光者
賴其講學非言事故也乃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
不能遍覽初撰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
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爲製序令日進講讀然議論寖
寖不合矣有詔除潁邸直省四人爲閤門祗候光爭以是官如
文臣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若周初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
任潛邸舊人爲腹心謂之隨龍非太平法也又論西戎部領嵬
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臣恐其衆未必能制全夏苟而勝
之誠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
何以待之竊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設若
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爲害

不小。陛下猶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西方用兵。由此而始。郊祀禮成。羣臣請上尊號。光言先帝不受。後獻議者謂契丹遣使常有尊號。國家反無。末年非時奉册。非先帝本意。又譏前郊勿賜金帛。前後語備載弘道錄。後新法將行。復逆疏其害。遇邇英坐。講至曹參代蕭何。帝問漢守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一一辨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有變禮樂易法度。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

敝則修之非大壞決不更造公卿侍從皆和願陛下遍詢之三
司掌天下財賦設不才則黜之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設制置
三司條例司何謂宰相以道輔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胥吏職耳
何以又爲看詳中書條例司耶惠卿不能對詆以他語帝曰相與
論是非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以縣官
督責之威耶惠卿曰今但願取與之不願不强光曰愚民知借
取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今時不强自來皆不强也昔太宗
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不解遂
世世爲河東患臣恐異日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又
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
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運米而運錢棄其有餘取其不
足農末皆病矣時賜坐者皆起侍講吳申前曰光言可謂至論

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乎光曰然陛下當持其公論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絳惠卿以爲是耳堂堂天下豈能獨與此三人者共爲之耶帝善其對欲大用之安石指以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皆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且光一用則與論之人倚以爲重是爲立一赤幟矣三年二月拜樞密副使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不取其言徒以祿位榮之是以天工私匪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命是盜竊名器以自私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臣雖不用受賜多矣今言者徒見目前騷動以爲今日之患不知久遠之害更爲可虞何者民之貧富本出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貧於人勤者必不願而使以

多散爲功。一切抑配。又恐其逋負。必致貧富相保。貧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不能去。必責而償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無復有存者矣。既專行青苗。盡散錢本。設若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欲復則無所取。欲取又無所資。必將聚而爲盜賊。激而爲事變。章至七八上。帝使謂曰。樞密主兵。各有職事。不當他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無不可言者。三年九月。因進試館職策題以三不足畏爲言。帝與安石問。專主此是何意。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許州。俄判西京御史臺。絕口不言天下事矣。元豐五年。得疾。豫作遺表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云。非光不可。蔡確王珪沮之。帝覽資治通鑑。以爲賢於荀悅。促使終篇。賜穎邸書二千四百卷。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

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哭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遼曰。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相與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遣使問所當先。答以開言路。此最爲先。用事大臣多不悅。擬旨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者。罰無赦。后持使示光。光曰。此非求言。乃拒諫也。具論其情。於是上封者日以千數。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執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建議。爲天下害。改之。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母道也。與父沒觀行不同。議方定。始罷保甲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

取息除民所欠錢及京東鐵錢併茶鹽之法皆復其舊論免役
有五害宜直降敕罷之并以諸將兵隸州縣軍政委守令罷青
苗錢以提舉常平司事歸之轉運及提點刑獄復常平糴糶法
令近臣侍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提刑通判中舉諸判官從
之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兩宮虛巳以聽遼
夏使至必問其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然疾
已亟至九月遂薨年六十八后與帝臨慟輟朝罷明堂禮賀贈
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馮
宗道護喪歸葬謚曰文正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
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亦如之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
祭及四方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為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
處有法動作有禮其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拒釋

老謝其從言不出吾術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
供葬事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初受龐籍知既歿葬其妻如母撫其
孤如弟仁宗崩遺賜廷臣直百餘萬率同列上章言國有大憂
中外窘乏不當效乾興故事力辭不許獨以已賜給諫院公使
及以遺舅氏其介特多類此紹聖初奪贈謚仆所立碑追貶清
遠軍節度副使至崖州司戶參軍徽宗追降正議大夫入姦黨
令郡國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自言性愚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
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日以為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罪
之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工名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
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紹興八年錄曾孫伋補承
務郎　子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敏學過人博通羣書事
親至孝母亡勺水不入口毀幾滅性擢明經上第奏修通鑑檢

圖文字洛士從光者衆退與康語未嘗不有所得性廉潔口不
言財嘗言凡爲國者絲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見者
服其容止雖途人皆知司馬相公子也韓絳薦爲秘書正字遷
校書郎兼侍講勸哲宗及時向學言孟子最醇正陳王道尤明
白宜加觀覽帝方讀其書命日進講居父喪不用浮圖推遺恩
族人至襄事尚疏食寢地遂得腹疾名醫李積以老未至民聞
皆曰百姓受公恩深今病速往如是日夜不休積遂行至則不
可爲矣卒年四十一贈右諫議大夫自公卿士大夫至市井莫
不嗟嘆之　兄旦字伯康以蔭補校書郎歷鄭縣簿知祁縣宜
興安石守常州調夫開運河旦言役大而亟民將不勝請令諸
縣歲遞一役不聽秋大霖雨民苦自經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并
安州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英宗即位例以親屬

入貲得官旦諸孫未仕者皆不遺特遣其從兄子禀脫再監鳳翔太平宮遷大中大夫致仕與文彥博程公珦席汝言爲庚會賦詩繪像比唐九老卒年八十二爲人淸直强敏雖小事必審度性澹泊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侈與光尤相友愛終始惟一人無閒言講論天下事大有裨益天下惟光不出旦責以大義懇然就道莫不稱之子宏陳留令紹聖中上書論黨事得罪　孫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後貰永州目疾失明客至朴必引導時方七歲進排應對皆如成人遂以遺恩得官宏死徙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靖康初入爲虞部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往使問其家世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求講解朴復命欽宗後雖城陷猶思其言拜爲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且悉索其孥趙鼎匿其長子仲於𥥛得免建炎登極赦

至燕朴私令齎詣徽宗及扈制服朝夕哭臨金人義而不問命爲行臺右丞固辭不受上命王倫持金賜之曾以金人情實因求松年歸報寓居真定卒紹興十二年贈兵部尚書乾道六年諡忠潔　從弟里字昭遠登進士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攏籍奏通判鄜州性廉靖質直所至有惠政後知乾州終太常少卿

呂公著字晦叔從幼嗜學忘寢與食父夷簡奇之曰他日必踵吾後及長工於經學旨趣精詣語約而理盡名流推重之司馬光每聞其講說便覺已語爲煩登進士不赴館試通判潁州與歐陽修爲文字之交召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檢討同判太常寺言先帝神御已三而壽星觀營建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立加龍圖

閣直學士治平二年除樞密副使議濮王稱皇伯考此眞宗所以事太祖恐有未安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陛下卽位以來不聞納諫而呂誨等坐論歷旅請何以風示天下不聽乞補外知蔡州神宗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因司馬光事固請解職熙寧初知開封言自昔人君遇地震淫雨之變或恐懼以致福或矯誣以取禍必上以至誠待下去偏聽獨任而不主先入之言則臣下盡誠悳之未有不消變異者若佞人惟恐不合於君故孔子必以爲遠願陛下察之言皆有所指禮官請以五月朔陰長之日御大慶殿受朝上尊號言陛下方度越漢唐直追三代何必爲此過禮受無益之名從之遷御史中丞論新法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朝廷平日所資用之賢今

皆斷然不可。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至若惠卿姦邪。豈可使參大政。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疏言陛下臨朝願治。而大臣邪議負恩。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招怨負謗。何苦爲此。昔鄭子產爲政尚知取信於民今陛下仰成諸臣七年于玆而輿人之誦未有興於前日獨不思所以自解乎起知河陽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知審官院上嘗從容與論治道下及釋老因請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知之對曰堯舜雖知然惟以知人安民爲本所以爲堯舜也又問唐太宗對曰其德惟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近臣議復肉刑欲先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不可。曰試之。不死則此議遂行矣。乃止。諜告夏人幽其主剏議大舉奏言辭罪致討。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

待之。不聽。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
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嘆
其言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簡爲師傅哲宗立進兼侍讀
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答曰先帝本意寬省民力。而建議者變
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善附會者。恣以殃民。故日久
而弊深。法行而民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爲之。
宜無難矣。至則上言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而修德之
要莫先講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皆其力也
因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
逸。遷尚書左丞門下侍郎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故事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
得預公著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

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讙呼鼓舞咸以爲便光甞獨當國政除吏皆愼選務抑僥倖裁革科舉大弊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論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近臣歸而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并爲聖學之助吐蕃鬼章青宜結性凶悍久爲洮河患聞朝廷弭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岷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洮州諸將乘間致討不逾月生致闕下右司諫賈易言事訐直將峻責公著謂諫官所論得失未暇究顧主上春秋盛慮興將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暫[illegible]言者後皆如所慮三年以老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

執政會議凡三省密院之職皆得總理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后泣對輔臣言朝廷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悯久之帝亦悲感即幸其第臨奠賜金帛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爲人好德樂善平居無疾言遽色量閎而學粹與人交出於至誠至所當守毅然不回素與安石善嘗兄事之見其博辯騁辭人莫敢亢獨以一二精識約言服之安石亦謂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意即爽然後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爲公議列其過失以是尤見其忠紹聖元年削贈謚毀所賜碑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　子希哲字原明幼有至行初蔭入官久乃判登聞鼓院其母尤賢明有家法不欲其隨例遷進後以范祖禹言除崇政殿說書語僧載弘

道錄會黨論起林希謬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
恩改光祿少卿以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與邢州罷奉祠
羈竄淮泗間十餘年卒　希純字子進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
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因奏其禮
非不經見已經嘉祐釐正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秘書三
丞哲宗議納后請考三代婚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
配凡世俗勘婚之書一切屏絕以防附會擢起居舍人權太常
少卿宣仁后崩上言英廟神宗何嘗不改真仁二宗之政亦豈
盡用太祖太宗之法小人旣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
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會除內侍梁從政劉惟簡內省押班
疏言親政之始恐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章惇出
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張商英劾其攻己進徙睦與歸州以困

之徽宗聞其名俞布復忌改潁州入黨籍卒年六十
呂大防字微仲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由進士終比部郎
中生六子其五登科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
燕居如對賓客皇祐初登第調馮翊簿遷永壽令近境二泉地
勢高民苦汲用考工平準法疏引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遷著
作佐郎知青城故事圭田山入與民不敢較立法平之事聞
詔以爲則至今行之其地外控汶川與敵接隣據要害邏啟爲
之防禁山樵採以嚴障蔽夷絳鎮蠻稱其才入權鹽鐵判官改
太常博士英宗知其名擢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綱紀賞罰未厭
四方之望者五事進用大臣權不歸上大臣疲老不將許退外
國驕蹇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
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如富弼病足請解政不報張昇

聰明已耗乞骸不從吳奎有三年畏名之者再程戡老難守邊亦不許辭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俾進退合禮病者得休養老者終老者得盡餘年何必過為虛飾使四臣之誠不能自達耶京師大水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議濮禮曰。陛下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尚知付託得人。假使先帝萬歲。陛下猶為皇子。尚安得盡其私情乎。出知休寧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移守泗州徙河北運副召直舍人院復除韓絳陝西宣撫判官就轉知制誥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慶兵亂落知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徙華州嶽山摧援經質史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以彗求言

陳三說曰治本○綏末○納言○內分九宜○發民○教士○重穀○三者治本之宜○治邊○治兵○二者綏末之宜○廣受言路○寬假官罰○恕誹謗○容異同論四者納言之宜○章累數千言時西夏用兵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以上聞進直學士知成都哲宗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誣民取財驗治具服即其所枝之他狀姦者皆遁去館伴北使劉霖點語侵朝政大防條摘一事使為奪氣還吏部尚書夏使來訪所以待之禮問向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棄之則示弱守之恐有後悔為當奈何大防答言夏本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宜令押伴先折其不貲恐極以觀其意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為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拜尚書右丞進

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與呂公著戮力生擒鬼章青宜結及其告
老后手札寄訪至于四五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
實錄見帝年益壯勸以進學爲急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
寘于座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
曰仁祖聖學欲帝日覽之庶有欣慕不足之意時上御邇英閣
召講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民共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先朝二十年每奉德
音未嘗不及於憂勤此乃祖宗家法爾大防退因推廣本朝家
法遠過漢唐者八事以進語載舊史立朝挺挺朴厚戇直不植
朋黨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與純仁同
心戮力凡八年始終如一懇求避位后諭以上方富於春秋未
可仰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幾后崩爲山陵使復命固

辭能爲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改永興以便其鄉入謝勞慰甚渥諭以暫歸行將即召章惇令上官均張商英居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大學士知隨州初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又摭神宗實錄爲誣詆欲逐之嶺南上憐其老秖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見上問其安否令使寄聲三二年可復相見也惇聞之懼繩切益甚復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大忠請許歸葬大防修幹豐下眉目秀發音吐如洪鐘每朝會威儀如神宗常目送之徽宗即位還其官紹興初追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歷華陰尉晉城令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弓箭手近於漢之屯田義勇近

於唐之府兵宜擇用之則兵屯可省俄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安石議遣與范育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夸恩信不治必致生患遂罷不遣又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界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復來求關南則何如不決而罷元豐中爲河北運判上生財養民十二事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元祐初以工部郎中爲陝西運副遷直龍圖閣知陝州進寶文閣待制知秦州判官馮涓進士舉首嘗自稱狀元大忠語以及第未除官則可稱之今科舉之習本爲無用至修身爲己之學臨政治民之要不可不務涓自以爲得師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乞以所進職量爲大防移

近州不聽降待制致仕卒

范純仁字堯夫父仲淹母李氏始生之夕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自幼警悟長從胡瑗孫復石介李覯遊晝夜肄業不少休息性稟孝友初蔭太祝登第調知武進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以爲近何不便往答曰豈可重於爵祿而輕於定省仲淹始出除著作佐郎知襄城其民不知蠶織勸使植桑亂其多寡以爲勸惰加以勸懲復待兄純祐心疾躬膳不假他人賈昌朝辟參幕府宋庠薦試館職皆辭宿衛日臺閣之任豈可易得何辭如是終不就兄卒改許州觀察判官復知襄邑向所植桑已成林矣因呼爲著作林牧地舊不隸縣有宿衛士牧馬踐稼純仁捕而杖之士豈不服因命劾治抗言兵權咸出於民若使暴民田不得問將安所施詔釋之且聽隸縣旱久不雨縣境內賈

舟令增價糴之俾益從轉販至春民賴不饑治平中擢江東運判召除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議濮禮言陛下自幼鞠養。宮。中。親。爲。先。帝。子。與前代臨。時。定。策受命入繼之主。不同。宜如珪議不聽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稱皇稱后復言陛下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所以自安也尋詔罷追奪起令就職不願出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刑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欲。意。以。杜。奸。人。覬。望。將。爲。異。日。不。測。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極論安石變法之害（語備載弘道錄）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政事純

仁上言小人之言。謂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與先臣素厚。常受三朝眷倚。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稱疾家居。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時。致主處身。二者胥失。願以臣章示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安石。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哉。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未便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去意愈確。執政諭以毋輕去。已擬除知制誥矣。笑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因戒州縣新法不便。未可遽行。安石怒其沮格。遣使捃摭私事不能得。坐以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上方銳意邊功。諭以卿父在慶夙

若威名卿久隨任兵法必精遊事必熟對曰臣儒家兵未嘗學
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
勞若開拓侵擾願謀別帥時秦中饑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須
報曰須報則無及吾當獨任或有謗者詔遣按視會秋大稔民
爭輸還使者至已無所負秦州种古執熟羌為盜審詰得實誣
占罪亦加純仁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喜為盜
或謂宜嚴治之答曰寬出於性若嚴以猛不能持久有西司理
院凡屠販盜竊告民者繫之嘗滿往往坐須其斃純仁謂法不
至死以情殺之非理也盡呼至訓使自新不復敢犯丐罷提舉
西京御史臺素好客者賢多在洛相約為真率會傳為勝事復
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之甚力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疑
其非命按之乃妾與小吏姦因寘毒殺儋年遂正其罪哲宗立

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論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有司立文太深死者視昔數倍殆非寧失不經之意素與光同志及臨事不忘規正以為熙豐法度特宜去其泰甚者若差役一事尤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或卒難回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何如迎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公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恐諂諛得乘間迎合又自咎先人與种氏世契不當與其子孫論曲直乃復薦古為永興軍馬鈐轄後知熙州元祐初進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復申前議罷西夏兵棄邊地使歸所掠漢人事皆施行鬼章就俘朝議欲致其子復赦不殺反授以官純仁固爭之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屢言蘇軾衆問王覿忤旨皆非罪

韓維以無名補外此皆盡心國家不宜毛舉小故及章惇得罪以父老乞便郡請捨往咎念其私情鄧綰已降猶斥不已當並勿問后咸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蔡確以車蓋亭詩坐謗毀欲寘典憲純仁與左丞王存力爭之彥博欲貶之嶺南復語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閉七十年一旦開之恐不自免復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孔子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煩分辨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純仁黨確因力求罷政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夏人犯境貶河南名還復拜右僕射入謝后諭以宜與大防一心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賜加察及大防約楊畏助已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止之曰諫官當用正人此非所宜大防曰豈以嘗言公耶其後畏

梁首叛大防屬太后寢疾召諭曰卿父忠臣在先朝惟勸明肅
盡母道則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泣曰敢不竭盡
后崩乞避位帝因有時望語大防留之趣入見問青苗法對曰
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
以致民害退而上疏言終擾民非所當行時大臣任川頗從中
出侍從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又奏陛下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
下治亂實本於此縱不能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亦
須極天下之選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其垂
簾時事何至力排曾已召章惇堅辭去位以左正議大夫復知
潁昌徙河南陳州明堂肆赦惇言竄嶺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
仁聞之憂憤欲爲申理所親勸以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答曰
事至於此無人敢言若上心迴所繫大矣死亦何憾疏奏大

防等年老疾病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愚祇欲仰報聖德激切若此願陛下斷自淵衷悖訴與同罪落職知隨州貶武安軍節副永州安置時已失明怡然就道每戒家人毋得稍有不平語子或怨悖必呵止之韓維子自言維執政日與光議役法不合得免其子亦欲以前議爲請笑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日在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爲今日地則不可與其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心而死乃止居三年徽宗踐祚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蔡克明賜茶藥諭以帝后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併問目疾如何用何人醫皆頓首謝道除提舉崇福宮不數月詔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詞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力疾捧詔而泣懇乞養疾上懷渴想以一識面爲慰遣中

使促入覲不得已許之遣上醫診視口占遺表入事勸上清心寡慾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諫官脩俘以辨明宣仁誣謗爲言建中靖國元旦卒年七十五贈金給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御書神道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簡易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親族有請教者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蘇轍平時議論多與之異及帝怒其策問轍下殿待罪禍且不測純仁從容爲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語非謗且陛下臨御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過誅竄大臣右丞鄧潤甫越次言先帝法度爲轍壞盡純仁進言曰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爲少霽轍退而謝服後臺諫又言蘇軾行

惡卿告詞訕謗先帝純仁謂事已八年況經遠徙尚可追論乎
高士敦任成都鈐轄不法監司來之郤自當及時按發何故至
今方奏豈肯有所覬望耶其議論忠厚類此至薦引人材必審
詢天下公議使人不知所自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
士使知出於門下答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出於我耶
有文集五十卷　子正平字子爽學行甚高特贈遺澤官推與
幼弟正思方正平尉開封時蔡京爲后戚向氏造慈雲寺於墳
所奪民之業正平不聽卒還之民京怒奏正平矯撰父遺表及
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
逮正平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
時兄方營窆岁事參筆削者正思也力請行正平曰時相意屬
我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遂就獄捶楚甚苦欲誣服克明辯曰

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繳使從其家得永州傳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繳皆同其遺表入事諸子以朝廷大事慮後患不敢上繳申頴昌府印寄軍資庫自詭昌取至亦焚獄遂解正平羈管梁州之幾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頴昌晚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父居正蚤卒摯往就學東平因家焉登嘉祐甲科令南宮縣積凋敝賦調頗重絹匹折錢五百絲兩三十民多破產摯援旁郡例裁以中價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將與信都李沖清河黃莘皆以治行稱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韓琦薦爲館閣校勘安石初秉政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月餘除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即論亳州之獄小人意

在傾富弼以希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幾縣科納錢縣民日數千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神宗方勤政面賜獎諭因問卿從安石學耶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未嘗識之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與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常存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均役之心今倚而爲聚斂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趨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寖成漢唐黨禍必起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

於大中之道。又論助役十害。大率謂州縣戶役重輕不同。今等以爲率。非一法所能齊。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不獨騷擾生事。患將以富易貧。且戶上少中多。上戶役重。得以出錢爲幸。下戶役所不及。槩使輸錢。均爲不幸。有司欲得錢多。而患上戶出寡。既不用舊籍。臨時升降。民何以堪。且助役必輸見錢粥民所有。戶口當日耗矣。疏奏。安石使曾布作十難難之。且劾其欺誕。心懷向背。詔令問狀。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厭於權勢使天子不聞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不報。復上疏言陛下蹈德術禮。夙夜勵精。以視庶政。注意屬想。以興太平。而二三年來。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蓋自青苗未已。而均輸法行。均輸方擾。而邊鄙謀動。邊鄙未艾。而助役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難以遍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流。皆召至政事堂。其征

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指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二三掾屬決之。同列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叛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旱蝗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安石怒欲竄之上不聽謫監衡州鹽倉。革倉吏與綱兵爲姦利。備其羨以充賞。幹滅什七。久之。簽書南京留守判官。會新令斥賣天下祠廟。南京閼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歎曰。一至此哉。見留守張方平。奏罷之。擢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大宗正丞。開封推官。除禮部郎中。遷右司。先時遇執政分廳白事。多持

兩端徼伺意指摯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俄以開封不置曆
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初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
御史上疏昔周成王幼沖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
宗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
名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惇茂老成
之人以充講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
上因問故事多避國音本朝角音屬木故畏庚辛果當避否對
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漢章帝以反支
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
遜皆陛下所宜取法上然之又請增補臺諫員鈌監察六員並
許言事久旱摯上言洪範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悖
確光指廟堂大臣情志乖睽離攻之際依違排很語播於外可

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來日青無光風霾昏曀上天警告皆非小故願進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遂疏確十過及惇凶悍輕脫無大臣體皆能去又言學校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雖群居衆聚皆有禮義存焉比因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博士諸生不許相見齋舍隨經分隷或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揖諾不交一言以防請託杜賄賂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疏言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本意今差役初行爭先迎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

驟動請立監司考績之制凡矯枉過正者黜之拜尚書右丞遷進左丞中書門下二侍郎王覿疏論例宗愈不當除右丞宣仁后怒覿將罪之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辭曰若有人以侍郎為姦邪亦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必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未安后意解覿得補郡去又言人才難得其上者性忠實而才識有餘次則才識不逮而性忠實又次有才雖優可藉以集事若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小人也帝與后皆曰卿用人如此國家何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天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度辨白邪正專以人物為意處心孤立不受請謁子弟親戚皆令赴部以格調選未嘗啣干以私與大防同任大事多決于防惟進退人才實主其柄然持心忠直勇於去惡竟為

朋黨奇中初邪怨謗禾州以書抵摯答書有禾州佳處第往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素傾險有求不遂陰錄其書以示鄭雍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又言摯子與章惇諸子遊冀圖後福預交以爲牢籠之計后聞面以諭摯曰卿大臣當一心王室奈何交通匪人爲異日地若章惇者雖以極品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而上章自辯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誠爲盡心但此二事非所當爲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鄆州朱光庭繳還麻詞論摯忠義自奮天下不見其過亦能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其變法棄地奪職知黃州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新州語諸子曰若怍朝廷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當之新州惟令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不聽至後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後

因確子渭引文及甫爲證訟之錮其子跂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者十人徽宗立詔許歸葬跂又伏闕訴冤逐貶及甫與渭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摯篤意問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凡家藏書多自讐校當得善本親手抄錄孜孜無倦尤究心三禮視諸經加熟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文人無足觀矣跂能文章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祖光誨父紳字儀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丞盛度推其文已所不及由是知名遷太常博士復舉制科權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上十議進直史館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鹽鐵仁宗時以應詔上言安化蠻蒙光月寇

宜州鈐轄張懷志六人戰死蕞爾小醜兵衆不過三四千輒敢肆其侵擾蓋由往者守將失計國家姑息太過之故臣聞祥符中蠻人騷動其時興兵討伐惟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志不得遂宜州吏民咸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臣觀蠻情所恃者地險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要土磽确資蓄虛乏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所習兵器與蠻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命轉運備軍食待春秋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恩威毋得互相騷動如獲首級

即優賞以金帛因此一役必皆震聾可保數十年無侵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邊遇俾已經制之變遂平又陳便宜八事重爵賞慎選擇明薦舉興章服適才宜擇將帥辨忠邪修預備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禮吏二部郎中與王素歐陽修不協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入翰林充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論王德用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改侍讀學士集賢修撰知河陽感疾卒爲人博學多智喜言事嘗請能延日視朝復唐制入閤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使御史職事元昊反請名邊帥爲入討之計與衆適同在兩禁多挾智數不爲淸議所容沒葬丹陽因徙居之　頌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府承李氏後版圖無藝征斂高下吏胥緣手頌因他

事互詰丁產詳其隱蔽剗剔夙蠹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民
有忿爭諭以鄉黨宜相親善往往謝去或半途而返監司觀頌
設施歎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服其處事精
審一經閱覽可不復省盡委以政杜衍亦器之曰如君真不可
得而親疎者恐語以入官至侍從宰執所以施設處置曰老夫
非自矜以子相知且知其日必爲此官耳頌後履歷亦略似衍
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有司請建大
臣家廟下頌議肅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若參今古
制爲之差等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行不然時雖建立子孫無
爵無土祭亦易廢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
已嘉祐中議立郭后神御殿頌言臣詳玩勅書止云向因忿鬱
倡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

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實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前後情禮又不相當請祔后於廟加一懷哀愍之謚以成追復之道庶盡之矣曾公亮重之議不行遷集賢校理在館九年嘗奏仁廟山陵遺詔務從儉約有司乃以土所不產并不時難得之物派賦諸郡邑詔皆罷去英宗立改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建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內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本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舊制不設屯兵闕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所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雖剽劫之

害而長官獨可不任其責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適驛舍火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左右請出避不動州兵欲入救頌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帝聞稱善擢淮南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法當杖脊黥配頌言古者刑不上大夫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其杖黥著爲令俄進知制誥以駁李定除御史詔忤王安石落見職除知婺州方泝桐江水暴迅哀號救母母甫及岸舟覆人謂孝感壽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同郡呂惠卿語曰苟一詣我政可得也聞之不應凡更三赦得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時轉運司繫百餘人責逋市易錢頌命釋之立期使償畢不須而足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問孰是對曰算術不同時刻小異各從其見可也使還帝善其

對因命考據八十餘年豐晉禮幣聘使儀式勒爲一書名魯衛信錄元豐初權知開封坐陳世儒殺母事或譖欲寬其死雖得白罷知濠州改河陽滄州名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舊以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帝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法分品秩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自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對曰古者貴賤不同諸侯卿大夫皆世爵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匹士庶人初無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不立尊卑無統其長子孫與衆庶亦無以異今五服嫡孫爲祖父爲長子斬衰三年世俗論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宗法之意請節禮

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立爲宗子以繼祖禰異於衆子孫
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
遷光祿大夫毋喪中使唁勞賜金元祐初拜刑部尚書兼侍讀
奏言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采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
因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須所進可爲規戒
有裨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
古今以動人主之意嘗奏言陛下聰明不可有所偏向有所偏
向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遷吏部尚
書前後掌四選每選人改官吏求瑕垢故爲稽滯須敕吏某官
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有訴者
取牘使自閱其不服者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疑則爲奏請
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即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五年由

翰林學士承旨權尚書左丞行樞密院事邊帥得諜言阿里骨死國人未知所立衆議契丹官趙純忠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入其國立之頌言事未可知若越境立君設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當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樹之未晚也已而果妄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在位務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絶僥倖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爭之時羣臣奏事但取后旨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太后已必稟帝命有宣諭必命諸臣聽聖語及后崩章惇用事周秩劾之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乃免黃易爲御史有敢諫名旣擢監司因赦令反下還蘇州頌執不可楊畏來之邵指爲稽留詔命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知揚州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加太子

少師致仕徽宗進太子太保爵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薨年八十二輟朝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自奉如寒士事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怡悅婚嫁以時妻子衣食或反不給晏如也嘗稱爲古君子潁州通判趙志忠自言己雖奚人見誠義則感平生心服者惟劉與魏公耳自書契以來凡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邃律曆嘗請別製渾儀郎命提舉奏用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授以古法爲臺一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躔度所次占候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深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

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冊曰古稱六珈彷彿見之女中堯舜功在一時德不勝妖寧免禍悲

弘簡錄卷二百之六 終

弘簡錄卷一百之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九

章惇 曾布 蔡京 弟卞 子攸 翛 朱諤

趙挺之 劉逵 何執中 張商英 鄭居中

劉正夫 余深 林攄 薛昂 王黼 李邦彥

白時中 吳敏 徐處仁 唐恪 何㮚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職方郎中徙蘇州惇自幼豪雋識敏過人博學善文登名恥姪衡在上委勅而出再舉果占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游潭其下絕壁萬仞橫木其上軾懼不敢進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登歸筆大書石壁既

還神色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問故曰能自判命者必能殺人也因大笑名試館職王陶劾罷之安石獨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適提刑趙鼎言峽州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願歸化乃命爲湖南北察訪使經制其事募流人李資張玆等往招之二人宣淫蠻婦見殺由是兩江扇動帝疑其擾戒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時蠻兵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曄言是役不可亟成而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旣而曄得蠻地安石恨曄沮惇竟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役兵奔救上御樓見之問知姓名擢爲三司使呂惠卿罷鄧綰論其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坐父占民田複

罪罷知蔡州歷陳定二州五年名拜門下侍郎諫官趙彥若疏其無行不報哲宗立知樞密院事阿黨蔡確獨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行惇憤恚爭辯簾前語極不遜宣仁后怒會劉摯蘇轍王覿交章論擊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楊畏首倡起惇爲資政殿學士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專以紹述爲名凡元祐所革政事一切復之力引其黨蔡京蔡卞林希安惇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井亮采等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復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追治劉安世范祖禹諫乳媼事起同文館獄告劉摯梁燾有逆謀組織萬端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盡殺嶺南流人哲宗不許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復動搖宣仁太后誣爲老奸引北齊婁太

后廢孫立子乘假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方今主少國疑宜訓事猶可慮（宣訓齊太后宮名也）遂追貶光等並欲追廢之宣仁結中官郝隨爲助自皇太后太妃皆爲力爭上亦悟焚其奏隨覘知密以語惇明日約蔡卞再言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止因及皇后孟氏起掖庭秘獄后坐廢黜請立劉賢妃爲后其後哲宗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蓋恨之也復追論元祐帥臣以爲棄國罷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往往敗軍覆將卒無成功因復棄青唐死傷費用不可勝計惇知天下怨已請下詔中外察民妄語僞立賞格告訐之風寖盛民有被酒狂言詔已貸死惇竟論殺之然謗議沸騰亦不能禁也徽宗立加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靈輿陷澤中踰宿而行惇先就幕次臣僚不復隨從進曆不時言

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初蘇轍貶雷州僦民屋以居惇誣爲强奪幾破民家至是問舍於民皆不應尋死睦州惇窮凶稔惡流毒海內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常爲校書郎餘皆隨牒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賢病且死囑曰勿報怨旣祥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貽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手詔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辯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鞏之弟也十三而孤受學於兄同登進士調宜州司戶轉懷仁令熙寧二年安石薦徙開封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叙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諭

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告敕新法既行欲堅上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謂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士思欲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得窺伺間隙肆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誠能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加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論新法之害上頗悟布獨爲逐欵條析議駁安石藉布得以持之益堅上竟不能奪會旱詔求直言布論呂嘉問差官四方置買物貨禁客旅無得輒先交易以息多寡爲誅賞殿最官吏牙駔惟恐裒之不盡而息之不多則是官自

爲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惠卿以沮法劾安石遂出
布知饒州徙潤州復集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
知桂州進直學士歷秦陳蔡慶四州元豐末遷戶部尚書司馬
光爲政論令增損役法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不
可遽自改易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歷眞定河陽青瀛
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尋爲相布
當草制舉言溢美冀惇引同政府惇忌之止爲同知樞密院事
稍不相能然贊惇紹述甚力薦甄賞論元祐更役法不便者以
勸敢言又微與大獄陷正人其力居多時掖庭獄起法官前厭
魅之事未成不當用極典布爭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變
然論死者三人惇慮人心不附詭情飾過爲引名士彭汝礪陳
瓘張庭堅等乞止所奪光公著贈諡勿毀墓仆碑布以爲無益

之事復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官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也會徽宗立布嘗有功惇得罪代以韓忠彥召蔡京鏁院草制京欲擠布微意請曰麻詞未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予宜不得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時忠彥雖居左然政不在已凡事多決於布猶不能容罷之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改元崇寧復召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以婿父陳佑甫爲戸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得私其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御史想遹乘釁列其罪惡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以贓賄嘉問挾宿憾逮其子紆繇等

一百五人鈒錸成獄落職奉祠太平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
京坐嘗薦學官趙諗諗叛責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降賀州別
駕廉州司戶凡四年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
年死于潤州年七十二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與弟卞同登第初授錢塘縣尉改舒州推
官累遷起居郎中書舍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性陰狡變詐不
常始附蔡確建儲議將告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及司馬光
得政復差役爲期五日或病大廹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
一違者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
其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徙瀛州改成都范祖禹復論京又改
揚州歷鄆升永興軍進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
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取熙寧已成之法施

行之何以講爲悖然之遂定雇役光悖邪正相懸不啻水火十年之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識者有以見其深姦矣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甫獄羅織慘刻覬除大政曾布忌之言卞備位承轄難以同升衹進承旨二人由是有隙徽宗即位收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不行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罷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玩好留杭累月京傾心結納與相嬉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爲傳達禁中附以語言柔媚諭奏辭獲上意漸屬于京會左街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屢言非相京不足以有爲於是宮妾宦官合詞稱譽起京知定州崇寧初徙大名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拜尚書左丞俄代布

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力二年進左僕射自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箝制天子專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引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主以三人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更鹽鈔法舊鈔弗用悉陷貴商巨賈徒手流丐至赴水縊死章綡奏京變法害民京怒奪其官又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綡諸弟隸陝璮子正棐配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城辰溪猺叛殺溆浦令京重立賞格

殺一首領。賜絹三百。官以班行。不令質究本末。荊南守馬城言。有生猺。有省地猺。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有枉濫。知密院蔣之奇恐忤京意。曰城不能體國。罷之。命舒亶代。以勅絕華猺爲非。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已建。潁昌爲南輔。鄭州爲西輔。改襄邑縣爲拱州保慶軍。置東輔。澶州爲開德府。置北輔。而用其姻昵宋喬年劉師文爲郡守。禁卒干掫月例給錢五百。縣增十倍以結其心。又擢戶部侍郎梁子美爲尚書。以羅本數百萬充貢。自是繼者效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饕貪益甚。已受僕射俸。復創取司空寄祿錢。故事。折支悉從真給。但入狀奏行。帝咸不知也。康元。詔諸臣貶竄。死。傑。

啓。畫。京。意。猶。未。慊。命。等。其。罪。狀。以。司。馬。光。為。首。殄。為。姦。黨。又。自。書。大。碑。刻。石。徧。班。郡。國。鄉。及。子。孫。復。進。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公值承平久帑庾盈溢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悉盡嘗豫內宴上出玉琖玉卮京曰臣昔使遼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意謂南朝無此臣正欲啓用帝曰器就已久恐人言太華答曰多言何足畏陛下享天下之奉當竭天下之力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以彗星示變罷為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明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進授太尉受八寶加太師三年臺諫交論令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留京師不遣改封楚國公朝朔望大學陳朝老追。疏。京。大。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黨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

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四方爭相傳寫以爲實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中丞石公弼御史張克公毛注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圍土聚徒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仍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復輔政進封魯國公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初罷時中外學官頗以時政策士學士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先是祖制凡詔令皆出中書門下熙寧間始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者至京又患言者議已創爲密進丐上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坐之凡繳駁之任一切廢罷事無巨

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札者。諸司莫敢言。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然亦不能止也。旣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者以百數有身兼十餘俸者拔故吏魏伯芻徽猷閣待制領榷貨造料次錢劵百萬緡以進帝持之大喜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俸料也京每爲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乃大建明堂鑄九鼎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兩河之民愁困不聊其生而京僴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令童貫輩風以禁中偪側各視力所致不限財用爭以侈靡高廣相夸尚起延福宮景龍江之役浸淫及於艮嶽矣三子一

孫皆大學士。絛尚帝姬。最親幸。遂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算。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妻朱氏。出入禁省。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攸日侍上側。便僻淫謔。無復忌憚。至指二貴嬪曰。乞以是賞。帝弗責也。然公論益不與久乃亦厭薄之宣和二年致仕六年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凡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凡書判皆令爲之入代奏事公卿侍從皆迎揖之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爲戶部侍郎媒蘗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盡括四方金帛府藏所儲實之以爲天子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奉行文書意不能堪白能絛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烈勅停侍養安置梠黃州未幾褫絛職毀賜出身敕京孫無去意帝呼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京泣曰何不更容數年當有相

遲譖者不得已以草授貫上命詞臣代作三表請去乃降制罷之欽宗立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爲六賊之首御史孫覿等極疏其罪謫祕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而死年八十天資凶譎雖智御人在上前巧爲仙伺以固其寵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每聞將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送攸以詩賜劍不可之意莫事不成得以自解且見利忘義至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莫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得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天下之人以不正典刑爲恨八子儵先死絛以尚主免竄餘皆誅流諸孫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初調江陰簿壻於安石又從學以是得驟進張璪薦爲國子直

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拜起居中書二舍人兄弟並掌書命同惡相濟再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遼人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駝車車爲契丹主所乘乃異禮也進爲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在廣無所取臨去粵人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兼國史修撰刊定神宗實錄初安石臨終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等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後用御筆付外行之惇雖鉅姦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在其術中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嘿不啓齒觀者咸言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臺諫陳瓘任伯雨龔夫合疏

下。六大罪。誣罔宣仁后罪一。竄逐大臣罪二。廢黜皇后罪三。排斥元祐章疏。被禍者數千人罪四。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罪五。置看詳訴理局。得罪者八百三十家。皆卞謀之而惇行之。罪六。願亟誅卞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進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歲餘起知大名徙揚州名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事帝方謀復湟鄯卞與京合謀以府藏以事邊儲商人運糧不復問直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黍中縣困冒功進金紫光祿大夫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帑任伯雨等皆坐貶居心傾邪一以安石所行為至當恨兄晚遠而反在上致已不得相位故二府政事多為異同中旨用童貫制置陝西卞故言不宜京詆於帝前遂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卞素與妖人張懷素善及敗卞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昭慶軍節度使

復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詔歸道死年六十高宗立追貶寧國軍節度副使單州團練 攸字居安驕淫奢僭裁籍所無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卽位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除祕書郎歷集賢修撰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兼侍讀提舉上淸寶籙宮帑不知學雖綺紈子弟輕之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使中丞王安中劾之攸[illegible]取[illegible][illegible]間[illegible]首哀懇帝意爲解其後父子權勢相軋遂爲仇敵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入遽起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脈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已而辭去客竊以問京曰君固不解此欲吾有疾而罷黜已遂得政也其險心類若此歷開府儀同三司鎮

海軍節度使加少保益用事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於倡優中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攸乃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起神霄玉清祠遍天下復別立貫伐燕騃稚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後雖禍結兵連猶進少師至太保封英與燕二國公金師內逼帝欲內禪李邦彥不敢承以付攸轉屬其客吳敏議遂定復從上皇南行還貶大中大夫繼安置永州連徙潯雷詔誅死。

脩初以恩澤為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亦語以天下事必敗蔡氏當破宜亟為計脩心然之密與京議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請

募兵陝西勸上西幸願見采納俾知京兆府討垂就攸恐有功忌之會徽宗內幸攸假徽宗旨令守鎮江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謂上皇將復辟鎮江帝趣迎還上皇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帝命御史陳述誅攸暨脩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於是併誅

明曰陰不勝陽何更剝蝕胎禍未除重典紹述皇矣不綱

姦邪如織蔡氏一門尤爲特出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紱以附蔡京出其門下惧黨籍同名改之登甲科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進御史中丞入謝首言中執法前此不知職守言事多失至如天津橋汴堤一角墊請乞修葺帝曰然諤遂奏願如祖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問羣臣從容論道今陛

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心懷二意抳格不行使德音無由下逹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法又論元祐紛更凡得罪於熙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以彰先朝之失如侍郎許將抗章自云頃下御史獄父子縲執爲因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如哉詔出將河南又言六察官彈治稽違有罪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求之弊乞罷其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除中大夫尚書左丞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謚忠靖爲人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誌其墓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登上第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希意行市易法故得進黃庭堅時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不聽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不報哲宗初登祚例賜士卒緡錢守不時給卒持挺夾入守趨避挺之呼左右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往視、還云不可卒徙之幾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名試館職爲秘閣校理遷監察御史追論軾草麻詞有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罪之俄坐蔡確罷出判徐與楚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會主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享客比歲皆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務正享禮徽宗立拜禮部侍郎泰陵祔廟議遷宣祖挺之建議哲宗與帝兄弟同爲一世宜祖未當遷詔從之拜御史中丞

欽聖皇太后崩與曾布同寓陵下布探帝欲復熙豐舊事密諭挺之使建紹述之議排擊元祐諸人不遺餘力由吏部尚書遷拜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時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之拜尚書右僕射既而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請去位避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乞歸青州入辭値彗星見帝語曰蔡京所爲一如卿言遂罷京復留挺之爲右僕射加特進挺之謀盡改蔡政謂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議罷開邊諸務已而京復相仍罷爲大學士佑神觀使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

劉逵字公路隋州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歷太學太常二博士禮部考功二員外郎國子司業爲人無他才能以附京躐進崇寧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郎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京罷首勸碎元祐黨

人稱寬上書邪等之禁復謫者仕籍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與挺之稍稍澄正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獨終其說逵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其擅又納鄭居中劉正夫之說意復改移余深石公弼遂乘機論逵專恣反覆校閱抵巇盡廢紹述良法凡所啓用多取邪黨及籍中子弟又庇其婣兄章縱盜鑄罪罷知亳州責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住稍起知杭州名為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未至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等調亳州判官值曾肇為守欲振起諸事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剸決有妖獄株連頗多執中訊諸囚聽其語稱牛羊之角皆曰股詰之不肯言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諱耳咸叩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稱曰一州

六邑頼有君爾移知海鹽爲政識後先邑人祀其十興入爲大學博士母憂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拼柩號哭堅不去有頃火卻紹聖中端王就傅選爲記室轉侍講即位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吏二部尚書兼侍讀時選部公移文案吏多藏私家因請置庫架閣以後六曹皆效之蔡京籍上書人邪等初無禁例執中爲之申請任京秩者皆罷遣不許入覲辟雍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由尚書右丞累拜中書門下侍郎積階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始終未嘗立異三年遂代京位加特進制下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略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若京之蠧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臓府受診

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負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隆時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悈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死復怒罷悈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上元觀燈建言不宜以遠親故閼衆情帝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提舉修哲宗史以恩加少保入宴太淸樓賜白玉帶會正宰　官名轉太宰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臥疾賜寬告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寵眷不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扁賜之久之乃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入見帝曰宰相致政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以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卒年七十四贈太

師追封淸源郡王生平無所建明特以將順自固然重改作戒
邊吏勿生事愛惜人材寬省民力嘗判義莊以贍宗族差可取
云子志同
張商英字天覺蜀郡新津人初調通州簿以說降渝州叛蠻辟
知南川縣商英長身偉負氣倜儻豪視一世章惇經制夔夷
狎侮郡縣無敢與共語部使者度商英口辯足抗惇檄之至夔
惇詢人材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乃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
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反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朝
得召對安石用爲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
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
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問已而反劾奉世庇
博州失入囚樞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章求

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復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初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因以壻王溈所業示之亶繳奏爲事涉請託貴監赤岸鹽稅元祐初爲開封推官屢詣執政求進不用上言三年無改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安得爲孝且移書蘇軾復求入臺公著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運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收左司諫因。積。宿。憾。加攻。元。祐。大。臣。疏言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爲小夫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不指擿陽詆陰貶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之任於外天下之勢岌岌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

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謚。仆碑毀冢。文彥博。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相繼罪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險詖多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傾燾。會陽翟民蓋氏養子漸光為祖母所逐。以家貲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導漸使遮訴執政臺省。言燾姻家陰為蓋女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而與漸交關事露。貶監江寧酒。起知洪州。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除知隨州。崇寧初。歷吏刑二部侍郎。翰林學士。雅與蔡京善。適京入相。制過為襃美。遷拜尚書左右丞。復因議政不合。數詆京。中丞石豫等取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除名。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州。大觀四年。起知杭州。過闕

[illegible]主復勸紹述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時久旱適雨帝書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稍革蔡京弊法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横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嚴憚之帝葺升平樓戒匠者遇張丞相騎至匿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建旄鉞者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有所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給事劉嗣明合計先攻其省吏張天忱門下客唐庚貶寘去又因與術士郭天信往來語言事覺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復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尋復還故官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　兄唐英字次功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

登第孫朴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不足多擢殿中侍御史言王安石道德經術宜在左右神宗欲用之以父憂去而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自言與貴妃爲從兄弟而妃從藩邸進諱其世微亦倚以爲重第進士蔡京薦其有廊廟器崇寧中累都官禮部二員外郎起居中書二舍人直學士院會妃父紳有客祝安中者上書謗訕言者幷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踰年復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方固寵用宦者黃經臣策辭免改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居中時時往來紳所知上悔以星變免蔡京懲趙挺之等更張之暴即入對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悟劉正夫繼對亦與居中合乃復相京京深德其助思報之因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

省殊無嫌於親會經臣方持權京說不效居中疑京不固請始
怨之適都水趙霖於黃河得一龜兩首京獻以爲瑞曰古所謂
象罔齊小白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
京獨主之意不可測帝乃棄龜言居中愛我復申前命進知院
事及京能自謂必相帝覺之不用俄妃正位中宮以嫌罷爲觀
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加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
法度居中每以爲言帝亦惡京專擅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在
職頗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母憂起復踰年
加少傅以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進封
崇宿燕三國公朝議與金約謀復燕雲居中力陳不可謂京國
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
五十萬兩對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奈何使百萬

生靈肝腦塗地由是議稍寢及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又言隣禍
方棘不宜幸災而動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尋遘
暴疾卒年六十五贈大師追封華原郡王帝親表其墓曰貞亮
蔡儲子修年億年皆以恩蔭超至侍從億年受張邦昌僞官後
入金晚得南歸以秦檜婣親擢爲資政殿大學士附會和議檜
死亦竄死撫州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虛吳材
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優選以犯高魯王諱當黜宣
仁后曰外家私諱不可以妨賢命寘末級歷除太學錄太常博
士母憂服闋中丞石豫薦于徽宗除左司諫時方究蔡邸獄入
對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謠帝爲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
日諭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

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
定以起居舍人充編修官時值蔡京和正夫欲附之奏纂錄中
宜及紹述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踰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
部侍郎京罷復與鄭居中陰謀援京復相京素憾劉逵次骨而
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以逵故亦惡之因章綎鑄錢獄辭及正
夫時使遼還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出知成都入辭
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平謀中以事會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
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
閣直學士知河南召為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大學諸
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言朝廷長育人材規為時用而使與
伶官齒得無為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復請間力陳不可帝
感為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拜特進少宰纔半歲有疾

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辭歸徙節安靜軍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賜詩及圖畫藥餌香茶獻詩以謝復和賜之至貽病亟命子弟作遺表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以進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再贈太傅生平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恐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因眷念不衰擢子早民兵部侍郎阜民徽猷閣待制

余深福州人及第爲太常博士歷著作佐郎司封員外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至御史中丞兼侍讀張懷素妖術事覺得京朝官與士民交關書甚衆其間京所寄謀尤多因與林攄薛昂曲爲掩覆請焚書以安反側京深德之結爲死黨遂力引薦驟擢爲吏部尚書拜左丞建轉中書門下侍郎京罷以

資政殿學士出知青州京起復爲門下侍郎拜少宰至太宰進少保撫封豐衛二國公加少傅論取福建花果擾民上不悅罷爲鎮江軍節度使有司以深故鄉不令判府命知福州靖康初加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深始終諂附蔡京其姦謀詭計深爲首攄與邦次之至舉族內外咸諱京名或誤及輒加笞責雖已誤即自批其頰靖康中與子徽猷閣待制日章速被論勒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赦還卒

林攄字彥振與深同鄉後徙蘇州父邵顯謨閣直學士以蔭至敕令檢討官引爲京僚屬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爲河北巡察使還言大府宜擇守西山木不宜伐保甲取有藝者試於朝騎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出疆外者宜遏絕上書曰卿所陳盡悉河朔利害累擢起居中書二舍人假直學士院特旨除爲翰

林學士時屢拓西夏地夏人求援契丹轉爲請命遣攄爲報聘使京密令激怒啓釁攄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抗言數夏國之罪倨傲出意外遼君臣咸不知所答遂大怒空客館禁水漿絕煙火凡褻穢粗僑皆廏居三日遣還朝議以攄怒隣生事京曲庇之授禮部尚書既而得遼檄以失禮間出知潁州尋名爲開封尹省吏預知將變當十錢法密以語大駔盡積以償賈買疑不納駔訟之攄命寘于法以發覺張懷素謀變事加秩二等改兵部尚書大觀初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二年由例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嘗臚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以爲誤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無學倨侮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俄奉洞霄宮祠起知越州轉永興軍拜端明殿學士知揚州以察察聞飢大俠繩污吏

下不敢欺徙大名過闕恨遜曩困辱之欲以修怨因爲帝言頃者遜因僞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其後北伐之議實始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歸家病瘍卒年五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後追貶節度副使偉死世絕

薛昂杭州人素寡學術主安石經義登進士遇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時以爲笑歷太學博士校書郎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大司成嘗請罷史學哲宗斥其俗佞以不稱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尚書徽宗立拜左丞大觀四年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蔡京復用遷門下侍郎尋罷爲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亦以論罷紹興二十七年並復其官

王黼字將明河南祥符人初名甫後賜今名爲人美風姿目睛

如金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多智譬佞登第調相州司理參軍編修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言於父執中薦擢校書郎遷符寶郎左司諫規知張商英失上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因條奏京政事之善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縱二歲累擢至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始因執中進復欲退執中使京顧國逐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以善鄭居中京遷怒改爲戶部尚書時大農方乏諸班禁旅賚犒不如期詣左藏鼓譟京將罪之黼即揭榜諸軍期以月日衆讀榜皆散京討不行進學士承旨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俯其聲貸外艱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相許將宅在左逼奪之道路憤歎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前此未有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

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罷方田辟雍醫算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遂郡横班官俸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四方翕然稱之乘帝所欲肆爲邪侈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以御前使喚爲名悉奪綱運諸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風苛取四方水陸珍異之物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轉運張汝霖皆以論黼坐貶方臘起黼匿不以奏蔓延彌月攻破六郡賊勢遂不可制及賊平日猶論功轉少傅進少師初帝遣童貫督兵征臘全付以東南之事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見吳民困於花石之擾遂命其僚董耕作手詔罪己且罷應奉局吳民

大悅。黼言臘之起本由茶鹽法而貫入奏言歸過陛下貫聞之
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是時朝議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圖
燕黼因勸帝曰遼雖通好百年肆慢已極今弗取女真益强中
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向其言以兵委貫黼復折簡通誠意
言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
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
五六。歸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
公總治三省事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因議上尊
號帝曰此神宗所不敢受弗許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宴犒不
示以華侈至黼務欲速凡女真遣使令徒道自燕七日而至張
宴輒陳尚方錦繡金玉寶玩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爲
三公至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

宮惡其所爲黼欲撤之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策皇孫諶授節度使封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命宮臣耿南仲代東宮草表竟奪諶官帝遇黼素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亭堂牓凡九一日妄言有玉芝產堂柱帝臨觀之見與梁師成第連牆穿便門往來始悟其交結狀還宮眷寵頓衰尋命致仕欽宗受禪惶駭入賀閤門奉旨不納金兵下載其孥以東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正典刑開封尹聶山挾宿怨遣武士踵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棄屍道旁帝初即位重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本銀工爲其子結交士人凡河東舉子入京多資給路費有所營置輒罷工爲之邦彥以是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進上舍大觀二年及第授秘書試符寶郎其

人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諧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俄除吏部員外郎領議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中人有勢者邦彥善事之爭爲延譽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至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三年轉左丞蒲死起復與王黼不協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以分黼權居職一無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逼抗疏丐祠金兵薄城堅主割地之議太學陳東目爲社稷之賊退朝羣指大詬且欲毆之疾馳得免罷爲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何日吳敏復請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出知鄧州始請持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

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卒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降知鄆州已而復名爲春官卿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因上政和瑞應紀并贊極其諂諛拜尚書右丞歷中書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封崇與國公表賀翔鶴霞光等事閟丘禋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史館時燕山告急恬不爲慮素性孱懦防守備禦懵然不知金兵攻城語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公當自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欽宗名大臣決策守衛問誰可者李綱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時中等身任輔相當勵兵撫士以抗敵鋒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答曰聖上儻用臣當以死報及綱充守禦使遂罷爲觀文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尋以不才落職而卒

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大觀二年試辟雍居首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郎復薦充館職劉正夫以未過省不可京用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俄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以數言鄭居中過失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敏素善蔡攸探知上將內禪引敏入對前奏金人渝盟舉兵犯順何以待之上蹙然曰奈何時已定計東幸命戶部尚書李梲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一旦便棄京師此何理也命若果行臣死不敢奉詔宰執入言梲乃罷行李綱難其議因爲皇太子除開封尹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綱非傳以位號恐不足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翌日敏具道所

言。因爲。綱有旨名入。綱乃刺。指。血。上。疏。言太子監國此禮之常。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設若假之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天下可保。於是內禪之議始決。除敏門下侍郎輔太子敏辭曰臣當計畫宜從陛下巡幸今且傳位臣不能從則敢受不次之擢乎上曰不意卿能護朕如是即命敏草詔禪位欽宗上出居龍德宮與敏同爲龍德宮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初議出師與徐處仁合後漸有異同處仁因爭事擲筆中其面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劾之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之又論敏庇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辭免奉祠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穀熟人登甲科爲永州東安令蠻人叛親搗巢穴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改濟州金鄉被薦入徽宗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邑有盜乎曰有上善其不欺除宗正丞太常博士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言六曹長貳皆與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遇事視條例有無參決無條例者酌情裁斷無得輒申尚書省丹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永興軍童貫使陝西議平物價處仁言此令出則商賈弗行積藏益閉名爲平價適以困之轉運使阿貫意劾處仁格德音倡興論遂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民有得罪宮掖者處仁爲奏

貫乘是擠之奪職奉祠復起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名爲醴泉觀使帝訪天下事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敝兵民皆困盜賊將起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可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除兼侍讀進講周官言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謂今設局裕民豈平日不裕民哉乃罷局出知揚州以疾奉祠歸方臘亂亟起留守陣昂爲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守昂具以聞起處仁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前尹王革刑慘政苛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驚輒閉城自衛處仁至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以安上賜手詔曰金雖約

和然其心叵測易弱以變有當行事以聞乃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資錄宮使特陞大學士猶制大學士必宰相始授蓋異數也俄金兵犯汴備欄列備合鈔兵百人勤王乃乞親御六師以張國威適欽宗下詔親征移書御營使李綱言備禦方略又密奏御金人歸謀伏兵滁泗擊其半濟不報召爲中書侍郎入見開制三鎮奏言定乃陛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薦可大任拜太宰兼門下侍郎上皇東巡道貫既貶部下勝捷軍有惡言及將還都人情洶懼處仁謂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乃以爲迓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迄二聖還宮部伍肅然聶山尹開封庫有美珠密諭寧德宮宦者特旨取爲太上皇后壽處仁奏陛下鑒近患凡事必出三省珠雖細故恐此端一開前日應奉之

徙復縱臣竊惜之乃抵主藏吏罪久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提舉崇福宮高宗復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以剛廉稱未幾卒于郡其爲相無大建明見金人出境進言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天人之助种師道復請合諸道兵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示弱及再圍城都人怨之殺其長子庚惟幼子度至吏部侍郎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縣尉民有被盜吏不獲賊與屍執其鄰抑死自誣恪爭之躬自訪求果得屍復獲盜遷知榆次縣有雄豪子藥道庇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從善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牁內附名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蠻始恫疑衷甲來迎恪盡去兵衞祗從數十

卒單行而入鑾輿呼投兵聽命遷以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遼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帝壯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踰五年徙滄州河決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務治水城迄以全詔書嘉奬因用便宜暫免保甲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人情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宣和初京師大水或請決汴隄以紓宮城之患恪謂水漲隄壞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導入五丈河浹旬水平帝勞之因上疏願帝垂意時事益謹天戒遷尚書言王黼奪汴渠綱運以供應

用白去秋絕不至黼怨之罷知滁州俄以治第歷陽擾民論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滑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金兵入汴李邦彥薦同知樞密院事既至改中書侍郎時多論宣和間事恪奏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所急先之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黼貫既從竄斥始可已待邊事既定白道君下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善其論使以此意作詔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祕閣力辭進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意禮之甚渥然本無濟時大略始從廷臣議許割三鎮使者既行見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勿前逮兵薄城下又悔之密言於帝謂自天寶而後屢蹶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

西幸洛陽廻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閉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論謂周甚失計未有如東遷者帝幡然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遂不用其計從帝廵城爲都人邀擊欲殺之策馬得脫匿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其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因事日歷不可以備位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京城不守車駕至金營㮚謂計大失將不得還既而聞駕復入乃廻拜道左請入觀㮚不可爲將復幸㮚言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頃之吳幵莫儔入城取推戴張邦昌狀㮚既書名仰藥而死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進士制科皆第一擢校書郎提舉京畿學事擢累主客員外郎起居中書二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咨訪欲任以言責因與蘇軾鄉黨恐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已而留爲御

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五罪黼請去上猶豫未決㮚繼上章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皆罷㮚亦以徽猷閣待制出知泰州欽宗立名還閣月拜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建言不可徇百官議以使臣王雲言愚弄朝廷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領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無何兵起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堅倡和議亟檄止之㮚復解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傅城仍令代恪拜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朝廷從其請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令㮚草詔稾以上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營遂留不返已而議立異姓㮚陷虜廷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建炎初贈大學士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七人

冊曰日將晡矣鬼魅紛然十七人中曾無一賢孰與持危

誰任扶顛何桌㡲幾身死名全

弘簡錄卷一百之七終